

创美文学馆
世界经典名著



俄国文学史上最完美的珍品

短篇小说之王，幽默讽刺大师的经典之作

一部透视人生百态的书

一部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



契诃夫 短篇小说选

[俄]契诃夫 著 李辉凡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 契诃夫 著 李辉凡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 李辉凡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057-3304-6

I. ①契… II. ①契…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726号

书名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著者	〔俄〕契诃夫
译者	李辉凡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1194毫米 32开 10.875印张 236千字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304-6
定价	2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译者序

契诃夫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短篇小说大师。他首先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也正是以其精妙绝伦而又朴实无华的短篇小说跻身于世界经典作家之列。他一生写了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和剧本。他的作品伟大意义在于：他无情地嘲弄和鞭挞了现实生活中一切庸俗的东西、丑恶的东西和奴性的东西，唤醒人们同它们进行斗争，并坚信美好生活必将到来。与此同时，他对人生丑恶的种种形态的披露又是用一种诗人的崇高语言、用幽默家温和的微笑表现出来的。这也许就是契诃夫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其美学魅力之所在。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由于家境清贫，上学期间常常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当家庭教师）。1884 年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曾行医多年。这使他有接触当地的农民、乡村教师、小官吏及各色各样的人物。1896 年到过库页岛，对那里的流放居民进行调查。这些活动对他的文学创作都有良好的影响。1901 年与女演员克尼碧尔结婚。1904 年因肺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 44 岁。

契诃夫一生短暂，但成就辉煌。他虽然学的是医，却从小酷爱文学，早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大学毕业时他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他是一位多才多艺而且多产的作家，尤其擅长写中短篇小说，以其精湛的艺术趣诣和诙谐幽默的独特风格享誉世界文坛。他还写有一系列拥有世界声誉的优秀剧本，如《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被誉为卓越的戏剧革新家。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有一颗玲珑剔透的灵魂，忧国忧民，对专制制度无比痛恨，对小市民习气无限仇视，他以文学为手段。通过对旧俄民族文化心态的剖析和批判，唤起民众对醉生梦死、半死不活的生活的憎恶，恳切告诫人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本书所收的二十余篇中短篇小说都是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精品，不仅是作家本人的代表作，也是19世纪末俄国文学的名篇。契诃夫生活和创作的时期，正是俄国历史大变革的时代，一方面是黑暗势力猖獗，社会气氛令人窒息，处处是庸俗、落后、反动，另一方面是俄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兴起，人心思变。契诃夫的作品正是这一急剧转变的社会生活的写照。他的早期作品多为讽刺幽默小品，但也不乏内容深刻、形式新颖的佳作，如《迟开的花朵》、《一个文官之死》、《戴假面具的人》、《变色龙》等。《迟开的花朵》描写一位破落贵族家庭小姐的爱情悲剧，极其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大变动的的生活现实。《一个文官之死》和《变色龙》则既是讽刺小说，也是写实之作，前者写某庶务官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一位大官的秃头上，从而大难临头似的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一命呜呼；后者则勾勒了阿谀权贵、看风使舵的沙皇鹰犬的丑恶嘴脸。两个作品都有力地揭露了沙俄官场的百般丑态和黑暗。《牡蛎》、《苦恼》和《万卡》几篇是作家的中期作品，作者已从嘲讽转

向了对日常生活和劳苦大众的关注，传达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小人物的悲惨处境及其无声的呻吟，并寄予了满腔的同情。《不安分的女人》、《太太》等针砭了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和无聊，同时也礼赞了诚实劳动的人。《六号病房》、《带阁楼的房子》、《文学教师》、《套中人》、《醋栗》、《姚内奇》、《宝贝儿》等则是作家的问鼎之作，其最大特点是具有更直接的针对性和更深刻的批判性。例如前两部作品，一部是针对当时知识界流行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不抗恶”的思潮而发的，作品通过主人公拉京的亲身遭遇，宣判了其“不抗恶”哲学的彻底破产；另一部则抨击了民粹派“到民间去”做点滴小事的改良主义的主张。后几部作品更集中地批判揭露了庸俗、空虚、无为的生活态度。《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是一切保守落后的顽固分子的典型；《姚内奇》里的同名主人公和《醋栗》里的尼古拉等都是跌进了空虚无聊、庸俗猥琐的染缸里的俗物。作品除了鞭笞这些庸人俗物外，还发出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呼喊。尤其是一些晚期作品中还出现了一种新人的形象，例如《新娘》中的娜佳，毅然地告别了庸俗、卑微的过去，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

契诃夫作品的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真实、朴素、幽默。他把文体的简朴和语言的洗练看作是艺术的最高标准。他的作品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表现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内容深邃，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大形象，也没有大喜大悲，而是在“淡淡的”哀愁里或微笑里，把深刻的思想、炽热的感情融和在最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中，文笔精练，形象具体，语调舒缓，读者在掩卷之余，总有余味无穷之感。

李辉凡

目录

- 译者序 /1
迟开的花朵 /1
坏孩子 /48
一个文官之死 /51
戴假面具的人 /55
变色龙 /62
牡蛎 /66
苦恼 /71
万卡 /78
关于爱情 /83
六号病房 /94
不安分的女人 /155
文学教师 /184
太太 /210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218
带阁楼的房子 /232
套中人 /252
醋栗 /267
姚内奇 /279
宝贝儿 /301
新娘 /315

迟开的花朵

——献给尼·柯罗包夫^①

—

事情发生在秋天一个阴郁的午后，在普里克朗斯基公爵的家里。

年老的公爵夫人和玛露霞公爵小姐在年轻公爵的房间里站着，绞着指头在求他。她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到基督和上帝、荣誉、父亲的遗骸——只有不幸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才会这样地苦苦哀求。

公爵夫人一动不动地站在他面前，哭泣。

她不停地哭，不停地说，打断玛露霞的每句话，还对公爵大加责备，时而说出许多刻薄的甚至是骂人的话，时而又对他表示温存体贴，并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她成千次地提到商人富罗夫如何向他们逼债，提到已故父亲的骸骨如今如何地在棺材里不得安宁，等等。她甚至还提到了托波尔科夫医生。

普里克朗斯基公爵一家从前是瞧不起托波尔科夫医生的。他的父亲森卡是农奴，是已故公爵的近侍；他的舅舅尼基福尔至今仍是

^① 柯罗包夫是契诃夫的大学同学、好友。

叶果鲁什卡的近侍。而托波尔科夫医生本人，童年时由于没有把公爵家的刀叉、皮鞋和茶炊等擦干净而被他们打过后脑勺。可是现在怎么样呢，岂不荒唐？他竟然成了一位名声显赫的青年医生，住得跟老爷一样，在一所非常大的房子里，出门坐双套马车，好像要故意刺激一下普里克朗斯基家的人似的，因为他们现在出门都是步行了，即使雇马车，也得讨价还价半天。

“大家都尊敬他，”公爵夫人哭哭啼啼地说，也不拭眼泪，“大家都喜欢他。他有钱，又是个美男子，到处受到款待……他就是你的仆人尼基福尔的外甥！说起来真丢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品行很好，不纵饮作乐，不同坏人交往……从早到晚地工作……可是你呢？我的上帝啊！主啊！”

公爵小姐玛露霞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她长得俊俏，像英国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一样，有美丽的亚麻色的卷发，一双又大又聪慧的眼睛，颜色宛若南国的天空。她也费了不少力气恳求她的哥哥叶果鲁什卡。

她跟母亲同时抢着说话。她吻她哥哥刺人的、散发着酸臭酒气的唇髭，抚摸他的秃顶和脸颊，像受了惊吓的小狗一样，依偎着他。她说的全都是温柔亲切的话。公爵小姐不会对哥哥说一句哪怕是近似带刺的话。她非常爱哥哥。退伍骠骑兵叶果鲁什卡公爵是最高真理的表达者、最高美德的模范！她相信，而且狂热地相信，这个酗酒的蠢货有一颗神话中的仙女都会羡慕的心。她认为他是一个不得志的人，没有被人理解、没有得到承认的人。她几乎带着兴奋的心情原谅她哥哥的酗酒和放荡行为。可不是吗！叶果鲁什卡早已让她相信他是由于痛苦才喝酒的：他是要用葡萄酒和白酒去淹没燃烧他心灵中绝望的爱情，他投入那些淫荡女人的怀抱是为了竭力要从他那骠骑兵的脑袋里把她的美丽的形象排挤出去。而又有哪一个玛露霞，哪一个女人不认为爱情是可以使一切得到原谅的无比正当的理

由呢？哪一个女人不是这样呢？

“乔治！”玛露霞说，依偎着他，吻他那枯瘦的红鼻子的脸，“你是由于痛苦才喝酒，这是实话……不过，既然是这样，你就把一切痛苦都忘掉吧！难道所有不幸的人都得喝酒吗？你忍耐点，勇敢点，克制自己一下吧！做个英雄好汉！像你这样有才智、这样正直又有爱心的人是能够经得住命运的打击的！啊！你们这些不得志的人，都是那么懦弱……”

于是玛露霞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罗亭（请读者原谅她吧），并开始对叶果鲁什卡议论起这个人物来。

叶果鲁什卡公爵躺在床上，两只发红的兔子眼睛望着天花板。他头脑里乱哄哄的，不过肠胃里却有一种酒足饭饱的愉快感觉。他刚吃完午饭，喝了一瓶葡萄酒，这时吸着三戈比一支的雪茄烟，正在纳福呢。在他的迷糊的大脑中和痛苦的内心萦绕着最杂乱思想和感情。他可怜的哭哭啼啼的母亲和妹妹，同时又很想把她们从房间里赶走，因为她们妨碍他小睡一会儿，打一会儿呼噜……他很生气，因为她们胆敢教训他，同时他又受到（大概也是很小的）良心的小小的谴责。他愚蠢，但也还没有愚蠢到看不出普里克朗斯基家的确已经败落了，而且这是由他造成的。

公爵夫人和玛露霞恳求了很久。客厅里的灯已经亮了，来了一个客人，而她们却还在恳求他。最后，叶果鲁什卡由于躺着不能睡觉，心烦了。他伸了个懒腰，骨节咯咯作响，说：

“好了，我改过就是了！”

“这话是真心真意的吗？”

“说假话就让上帝惩罚我好了！”

母亲和妹妹一把抓住他的双手，逼他再一次对上帝起誓，凭人格起誓。叶果鲁什卡就再一次对上帝起誓，说如果他再不停止这种

乱七八糟的生活，就当场让雷劈死。公爵夫人又要他吻圣像，他便吻了圣像，并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总之，他做得十分地道。

“我们相信你！”公爵夫人和玛露霞说，并扑过去拥抱叶果鲁什卡。

她们相信了他。可不是，最真诚的话，殊死的发誓，对圣像的吻，这些加在一起，怎么能不相信呢？况且，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不顾一切的信任。她们复活了，两人都喜气洋洋，如同犹太教徒庆祝耶路撒冷复兴一样庆祝叶果鲁什卡的新生。她们送走了客人之后，便在一个墙角坐下来，小声地谈论着她们的叶果鲁什卡将如何地变好，如何地过新生活……她们断定，叶果鲁什卡将来前途无量，会很快地改变她们家的境况，她们就再不会像现在这样极端贫穷了。这贫穷是一条讨厌的鲁比肯河^①，凡是挥霍了家产的人都不能不渡过它。她们甚至断定叶果鲁什卡一定会娶一个有钱的美人，因为他是那么漂亮、聪明，而且门第显赫高贵，未必能够找到一个胆敢不爱他的女人！谈话结束时，公爵夫人还讲述了祖先的家谱，而叶果鲁什卡也很快就会开始效法祖先。普里克朗斯基的祖父是公使，会说欧洲各国所有的语言；父亲是一个著名军团的司令官……而儿子将来也会……将来也会……会做什么呢？

“您一定会看见他将来做大事的！”公爵小姐断定说，“您一定会看见的！”

她们上床睡下后，又谈了很久关于他的美好的前程。她们睡熟后，又做了许多令人神往的梦。她们在睡梦中还幸福地微笑——这些梦太好了！这些梦多半是命运用来补偿她们第二天所经受的那些恐怖的。命运并不总是吝啬的：有时它还提前付给你一些恩惠呢。

^① 意大利的河名。古罗马恺撒曾不顾禁令越过这条河而引起内战。

深夜3时许，公爵夫人正好梦见她的宝贝儿子穿着豪华的将军制服，而玛露霞则正在梦中为她那发表演说的哥哥鼓掌。这时普里克朗斯基家门口来了一辆普通的出租马车，马车里坐着花卉饭店的仆役，他怀里抱着醉得跟死人一样的叶果鲁什卡公爵的高贵的身体。叶果鲁什卡已完全失去知觉，在仆役的怀抱里摇摇晃晃，活像一只刚好宰好送往厨房里去的鹅。马车夫从车座上跳下来。拉了拉大门口的门铃。尼基福尔和厨师付了车费，便把醉汉的身体抬上楼去。老尼基福尔既不惊讶，也不害怕，用习惯了的手势脱去那不会动弹的身体上的衣服，把它放进羽绒褥子里头，盖上被子。仆人们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早已看惯了自己的老爷变成必须抬上来、脱去衣服、盖上被子的东西。所以他们一点也不惊奇，一点也不害怕。叶果鲁什卡酗酒，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常规了。

第二天早晨，大家又吃了一惊。

11点钟左右，公爵夫人和玛露霞正在喝咖啡，尼基福尔走进饭厅来，向公爵夫人报告说，叶果鲁什卡公爵的情况不妙。

“公爵大概快要死了！”尼基福尔说，“您去看看吧！”

公爵夫人和玛露霞顿时脸色煞白，白得像亚麻布一样。一小块饼干从公爵夫人的嘴里掉了出来。玛露霞碰翻了咖啡杯，双手揪住胸口，胸膛里那颗受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惊恐万分的心跳得怦怦的响。

“大概是晚上3点钟喝醉了回来，”尼基福尔用发颤的声音报告说，“像平时一样……唉，而现在，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不断地翻身，不断地呻吟……”

公爵夫人和玛露霞互相抓扶着，往叶果鲁什卡卧室里跑去。

叶果鲁什卡脸色发青发白，头发蓬乱，瘦弱得很厉害，躺在厚厚的鸭绒被子里，呼吸十分困难，全身发颤，翻来覆去。他的头和手一刻也不能安静，一直在动，不住地颤抖；胸口发出一声声呻吟，

唇髭上挂着一小块红色的东西，显然是血。若是玛露霞弯下腰去凑近他的脸的话，她就会看见他嘴唇上有一个小小的伤口，并且上颌缺少了两颗门牙。他全身都冒着热气和酒精气味。

公爵夫人和玛露霞跪着扑到他身边，放声大哭。

“他的死，是我们的罪过！”玛露霞说，捧着自己的头，“昨天我们责备他，使他伤心了，于是就……他受不了这种责备！他的灵魂很柔弱。我们对不起他，妈妈！”

她俩感到负疚，睁大眼睛，全身发颤，互相紧偎着。只有那种看见头顶上的天花板噼啪地发出可怕的碎裂声、马上就要塌下来，劈头盖脸地将自己砸得粉碎的人，才会这样地颤抖，这样地互相依偎着。

厨师想起来了，便跑去请医生。医生伊万·阿多尔福维奇来了。他个子矮小，整个人就像是一个很大的秃顶，有一双愚笨的像猪一样的小眼睛和一个滚圆的肚子。大家见到他很高兴，就像见到了亲爹一样。他闻了闻叶果鲁什卡卧室里的空气，按了一下脉搏，深深地吁了一口气，皱着眉头。

“你不用担心，夫人！”他用恳切的声音对公爵夫人说，“我不了解，不过按我的看法，夫人，您的儿子没有很大的所谓危险……不要紧！”

可是他对玛露霞说的又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公爵小姐，但按我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公爵小姐，按我的看法，公爵……哼……就像德国人所说的……很糟，不过呢，一切要看……要看所谓的转变期。”

“危险吗？”玛露霞问道。

伊万·阿多尔福维奇皱起额头，又是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她给了他三个卢布。他道了谢，有点儿不好意思，咳嗽一声，就走了。

公爵夫人和玛露霞镇静下来以后，便决定去请名医。虽然名医收费很高，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亲人的性命要比钱更贵重。厨师便跑去请托波尔科夫。不消说，医生没有在家，他只好留下一个字条。

托波尔科夫对约请没有很快作出反应。她们等着他，心里发紧，彷徨不安，等了一天，又等了一整夜和一个上午……她们甚至想派人去找另外的大夫，并决定，等托波尔科夫来时，就骂他是“粗人”，而且要当面骂他，好让他下一次再不敢叫人等他这么久。普里克朗斯基公爵家的人尽管很难受，也只好在内心里愤怒。终于在第二天下午2点钟，才有一辆带弹簧的四轮马车驶到他们家门口。尼基福尔急忙踩着碎步到门口去。过了几秒钟，他极恭敬地从他外甥的肩上脱下厚呢大衣。托波尔科夫咳嗽一声，表示他的到来，对谁也没问候，便朝病人的房间走去。他穿过大厅、客厅和饭厅，对谁也不看一眼，像将军一样庄严，整个房子都震响着他那锃亮的皮鞋踏出的声音。他的魁梧的身躯博得人们的尊敬。他体态端庄，高傲，仪表堂堂，五官极其端正，就像是用象牙雕出来的。他那副金丝眼镜和那张极其严肃、呆板的脸，更加突出了他高傲自负的神态。论出身，他是平民，但是平民的特点在他身上，除了极其发达的肌肉外，却几乎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是老爷的气派，甚至是绅士的气派。脸蛋红晕而漂亮。如果按他病人的恭维，甚至是非常漂亮。脖子白得跟女人的脖子一般，头发像丝一样柔软，很美，只可惜剪得太短了。托波尔科夫要是注重外表的话，他就不会把头发剪短，而是把它卷起来，垂到领口上。他的脸很漂亮，只是过于枯燥，过于严肃，所以不使人感到愉快。那张脸枯燥、严肃，而且呆板，除了整天工作造成的极度疲倦外，什么表情也没有。

玛露霞走过来迎接托波尔科夫，在他面前绞着手指，开口求他

帮忙。从前她却是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的。

“救救他吧，医生，”她说，抬起一双大眼睛看着他，“我恳求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

托波尔科夫绕过玛露霞，向叶果鲁什卡那边走去。

“打开通气窗！”他一边走近病人，一边吩咐道，“为什么不打开通气窗？病人怎么呼吸呢？”

公爵夫人、玛露霞和尼基福尔都往窗子和炉子那边奔去。窗子装上了双层框，没有通气口了，炉子没有生火。

“没有通气窗。”公爵夫人胆怯地说。

“把他抬到大厅里去，那里的空气没有这么闷。去叫人来！”

尼基福尔赶忙跑到床边，在床头那边站着。公爵夫人涨红了脸，因为她家里除了尼基福尔、厨师和一个半瞎的女仆外，再也没有别的仆人了。她跑到床边，玛露霞也跑到床边，用尽全力去抬床。一个衰老的老头和两个弱女子呼哧呼哧地把床抬起来。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磕磕绊绊，害怕把床弄翻了。公爵夫人的连衣裙从肩部裂开了，肚子上似乎也有什么东西脱落了。玛露霞眼前昏黑，双手痛得厉害。叶果鲁什卡真重啊！而他，医学博士托波尔科夫却傲慢地走到床后面，生气地皱着眉头，认为这些琐事占用了他的时间。他连手指都不肯动一下去帮帮两个女人！这个畜生！

他们把床放在钢琴旁边。托波尔科夫掀开被子，并向公爵夫人提问，开始给翻来覆去的叶果鲁什卡脱去衣服。转瞬间，他的衬衣就被脱了下来。

“您说得简单一点，劳驾！这些话跟病情不相干！”托波尔科夫一边听着公爵夫人说话，一边吐字清楚地说，“没有事的人可以离开这里了！”

他用小锤子敲了敲叶果鲁什卡的胸口，再把病人翻过身来，背

朝天，又敲了敲。他听诊时带着喘息的声音（医生听诊时总是要喘息的），诊断确定是一种单发性酒狂症。

“不妨给他穿上热病患者的紧身衣。”他用平稳的、每个字都吐得清清楚楚的语气说。

他又给了几个忠告，然后开好处方，便很快地朝门口走去。他开完处方后还顺便问了叶果鲁什卡的姓。

“普里克朗斯基公爵。”公爵夫人说。

“普里克朗斯基？”托波尔科夫反问道。

“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你旧日的……地主的姓！”公爵夫人想道。

公爵夫人没敢想“主人”这个词，这个旧日农奴的身影实在太威严了！

在前厅，她走到他跟前，带着紧张的心情问道：

“医生，他没有危险吧？”

“我想没有。”

“您看，他会康复吗？”

“我想会。”医生冷漠地答道，稍稍低着头，沿台阶往下走，去找他的马车。他的马车同样体态端正而又庄严，跟他本人一样。

医生走后，公爵夫人和玛露霞在经过一昼夜的折腾以后，第一次舒畅地松了一口气。名医托波尔科夫给了她们希望。

“他多么细心，多么可爱！”公爵夫人说，她心里想为世界上所有的医生祝福。孩子有了病，做母亲的就喜欢医学，相信医学！

“这个老爷很高傲！”尼基福尔说，他在主人家里除了叶果鲁什卡的朋友、那些寻欢作乐的人和酒鬼之外，再也没有见到过别人。这个老朽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高傲的老爷不是别人，竟是那个满身肮脏的孩子柯尔卡，当年他曾不止一次地揪住他的脚把他从运水

车上拖下来，并狠狠地抽打一顿。

公爵夫人一直瞒着他，没说出他外甥成了医生。

傍晚，太阳落山后，被痛苦和疲倦弄得全身无力的玛露霞忽然非常厉害地打起寒战来，这寒战使她倒在了床上。寒战之后便是高烧，肋骨疼痛。她彻夜说梦话，并哼哼着说：

“我要死了，妈妈！”

第二天9点多钟托波尔科夫又来了，但已不是给一个人，而是给两个人——公爵叶果鲁什卡和玛露霞治病了。他发现玛露霞得了肺炎。

普里克朗斯基家里笼罩着死亡的气氛。这看不见的、可怕的死神在两张床的床头开始时隐时现，每分钟都在威胁着年老的公爵夫人，要夺走她的孩子。公爵夫人绝望得失去理智了。

“我不知道！”托波尔科夫对她说，“我无法知道！我不是预言家。要过几天之后才能看清楚。”

他说这些话时是干巴巴的，冷漠的。这刺痛了不幸的老太婆的心。哪怕说一句有希望的话也好！好像要对她的不幸火上加油似的，托波尔科夫几乎不给病人开药方，只管忙于敲打、听诊、申斥，说这里的空气不干净，压布放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老太婆则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时髦的玩意儿，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她白天黑夜都不停地从这张床跑到那张床，忘记了世上的一切，不断地起誓、许愿和祈祷。

她知道热病和肺炎是致命的疾病。当玛露霞的痰中带有血丝时，她以为公爵小姐已经到了“肺结核的末期”，于是她便倒在地上，昏厥过去了。

公爵小姐在生病的第七天现出了微笑，并说道：

“我好了。”